



那不是花儿，是一嘟噜红樱桃

■董雪丹 文/图



“你姑不是在拍花儿，在拍一嘟噜樱桃。”三年前的三月，我对着樱桃花拍照，妈对着九个月大的小侄儿说话。

是啊，花都开了，果还远吗？小侄儿在小推车里静静地坐着，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花儿，大眼睛忽闪闪的，眼神安静而明净。那一刻，我觉得小小的他可以听懂所有的话。

妈在院子里种了两棵樱桃树，一棵早，一棵晚。虽然我对花朵特别敏感，但感觉对樱桃花的印象，还是很浅淡。是因为在梅花、樱花的映衬下樱桃花太家常、太平凡？还是对于红樱桃的想象与期盼暗淡了它的花朵？对于说不明白的事，就不说吧，就说自己印象最深的：每到春天，大概持续一个月的时间，总有最新鲜的樱桃吃，而且又红又大又甜。

四月天，我走到樱桃树下，侄儿像个小尾巴一样跟着我到院子里，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问：“嘟嘟，你干啥？”看他嘟着小嘴把“姑姑”喊成“嘟嘟”，那感觉，像樱花突然变成一嘟噜的红樱桃，怎么想怎么美。摸摸他胖乎乎的大脸，告诉他：“我看看樱桃……”

院子里这两棵树，一棵是红樱桃，另一棵是绿樱桃。红的性子急些，绿的还慢悠悠地晒着太阳。小鸟儿总是来争食儿，妈妈拿个蚊帐罩住，帐子里的樱桃红了。摘下一颗最红的递给小侄子，再摘一颗自己尝尝——已经透着甜了。当时还想，小鸟儿看到我们，会不会生气呢？

樱桃长到红得发紫，熟透了、甜透了，才是最好吃的时候。趁着新鲜吃，最美味。怎样才是最新鲜的吃法呢？妈说，

现摘现吃最好。我仰起头，把一颗樱桃含在口中，笑说：“不摘，就着树，更新鲜，更好吃。”

一直以为是“樱桃好吃树难栽”，其实是“樱桃好吃熟难摘”——手刚碰到树枝，真正熟透的樱桃已经滚落在地。

今年妈妈种的晚樱桃成熟季，我在外地，妈打电话说：“我给你留着一大枝子，等你回来吃。”回到家，树上的樱桃却已不在，妈说：“实在留不住了，熟得直往下掉，我摘下来给你放到冰箱里了。”

还是妈懂我，她留的樱桃都带着枝叶，愈发趁得果子红艳、水灵。洗干净，放在一个玻璃碗里，看了又看，一时间竟有些舍不得吃。感觉它已经跨越食用价值，跃进欣赏价值的行列，像哲学，不是用来功利，只是为了心灵上的满足。

看我发呆，妈说：“快吃啊！”那一刻，飘忽的胡思乱想落到眼前，感觉心灵不再停留在上方，品味人间百味，又何尝不是有滋有味的活法？

一颗樱桃入口，透心的甜。

春日游园 (外四首)

■高曙光

风运暖阳晴万丈，
小城到处竞春光。
丛枝蝶舞蜂喧闹，
采罢桃花落海棠。

注：庚子年仲春农历二月廿三途径西华县城安康大道与拥军路交会处启智园，见春更万象，香飘红染，遂得七绝一首记之。

仲春见西华一高 海棠花开有感

几点红颜妆细柳，
春阳朗照笑枝头。
凌空竞放虽无叶，
凭借芳华聚韵流。

春日偶得

春暖催开红万仞，
今朝暂得自由身。
玉兰枝下笼中鸟，
抖翼啁啾向路人。

庚子年仲春疫情防控有感

沧海一帆前景阔，
凌峰五岳更巍峨。
攀登岁月多磨难，
平定乾坤奏凯歌。

仲春

户外人声寂，
春催快煮茶。
驱车离市井，
信步入乡家。
日暖鱼游泳，
风轻草吐芽。
空林容故叶，
幽处自芳华。



鞭陀声里乐无穷

■胡玉华

新近，每当夕阳西下，夜幕降临，在周口市繁华的中州大道桥头，我市一些鞭陀爱好者时常欢聚于此，激情洋溢，挥鞭竞技，兴尽方归。

伴随着美妙动听的旋律及扬鞭者优雅洒脱的身姿，一阵阵响遏行云、清脆悦耳的鞭陀声，五光十色的金属陀螺旋即划出优美的弧线，飞快地旋转不停，格外引人注目。

由于志趣相投，促使这些年龄有别、性情迥异的鞭陀爱好者走到一起，激情四射，乐此不疲。他们有一个响亮而豪迈的名字——大铁牛陀螺队。

大铁牛陀螺队中有年逾古稀的老人，也有不过3岁的顽童。年近花甲的孙先生为陀螺队中的翘楚，醉心于酷爱的鞭陀运动已达十年之久。

日久彼此相熟之故，更兼儿时的爱好，我也禁不住偶尔小试身手。不过，实在是技不如人，大为逊色，与得心应

手、动作娴熟、潇洒自如的他们实难比肩，我不禁暗自佩服。“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殊不知，他们挥鞭的鞭中、身手不凡的背后，折射其坚韧不拔之志，浸透着他们几多辛勤的汗水。

瞅着流光溢彩飞速旋转的陀螺，一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少儿时节玩陀螺的情景，不禁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往事跨越半个世纪，那年月，鞭陀皆为少年儿童之独享乐事，大人们绝少涉足，除非演示给蹒跚学步的幼童开心一乐，决然不会刻意为之。

那时的陀螺皆为清一色的木质，体积较小，顶大者亦不过茶杯口般大小。而陀螺多为自制，鞭杆取自细木棍或小竹竿，鞭绳则多为碎布条或粗线加工而成。

为新奇有趣起见，以期使快速旋转的陀螺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动态美，

颇煞费苦心。设法在陀螺的顶端及上部周围精心贴上彩纸条或涂抹上鲜艳夺目的颜色，有时索性会在顶端中心位置摁上个彩色图钉，这样在陀螺旋转的当儿，虽说不上大放异彩，绚丽无比，自然也会增色添彩，怡人悦己，趣味陡增。

过去儿童所玩的陀螺，照直说，分明不过就是一个能旋转的圆锥形小木头疙瘩而已，与之相应的鞭陀也不太费劲，动作轻巧。而今的陀螺，于过去相比大相径庭，判若云泥，融入了科技成分与现代元素，是集声、光、电于一体的金属材质的陀螺。其迥乎不同的是，体积大够分量，寻常者十斤上下，大者几十斤乃至上百斤司空见惯，超大者逾千斤亦不足为奇。个大而重的陀螺发转时，尚须借助动力启动之。而鞭陀者必经一些时日的历练，方能举重若轻，心手相

应，应付自如。

熟能生巧，贵在出新。时下风行打花式陀螺，令人耳目一新。鞭陀者多身着盛装，在激昂雄壮、节奏感明快的音乐声中挥舞双鞭，载歌载舞，一个人抑或数人列队于陀螺阵中，胜似闲庭信步，优雅地踏着节拍穿梭不停，姿态万千。尤其是身姿曼妙的年轻貌美女郎，身着鲜艳华美裙装翩翩起舞，顾盼生辉，举手投足，扬鞭抽陀，更显妖娆多姿，妩媚动人，极具观赏性。

鞭陀作为一项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健身项目，风靡华夏。全国性的赛事已举办了近十届，各省市不同形式的鞭陀赛，更是花样繁多、层出不穷。诸如鞭陀舞蹈大赛、鞭陀精英赛等赛事不胜枚举。近些年来，我市及所属县区亦相继成功举办了一系列鞭陀赛事。藉此良机，各地鞭陀爱好者在竞技赛场上激情挥鞭，一展风采。

望着熠熠生辉飞快旋转的陀螺，沉思良久，不禁感慨万千：人生一如陀螺，站歪了自然而就会倒下，只有身正方才能站立并旋转起来。而不停地予以鞭策，既能修正又能给予不竭动力，方能永不停息，成就辉煌。